

蘭蘭

亭亭

續

考考

蘭亭考

桑世昌集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攷亭蘭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鎮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蘭亭考序

晚挈書結廬山陰茂林脩竹間。訪問王謝遺躅。但見壑巖深秀。雲物興蔚而已。得汪龍谿所藏脩禊大圖。表之屋壁。中山石中字。又在棊硯閒。若與諸人接。一日澤卿攜此編見。越故事也。夫羲之召爲侍中。尙書不拜。擢後將軍。又不拜。至於兒娶女嫁。便有尙子平之意。縷縷書辭閒。其識度字量。似非江左諸賢可及。天若佑晉。使昌於事業。當不在司徒叔太傅公下。今論者知有此帖而已。然知此帖者。亦足以大雅風流。自任。況知之者無如澤卿乎。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於茲有之。旣請序。名曰蘭亭考。

嘉定元年十二月望日。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高文虎

宋臨川王義慶采摭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語、極爲精絕、而尤未爲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漢魏吳諸史、及子傳牒志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辭章、皆出於正史之外。是曰注書之法、禊之爲帖、風流太甚、自晉以來、難乎下語。桑君盡交名公巨卿、以及海內之士、以充其見聞者、固不一、然與予游從三十年、見必及此、其有贊於帖考者、尤爲不一。今茲浙東臺使齊公屬加彙正、遂略用史法剪裁之、爲此書者、無非風流大雅之事、又無非博古好事之人。若齊公獨拳拳於此者、是爲風流大雅博古好事之極矣。

嘉定十七年秋九月 日朝議大夫新除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侍右郎官高似孫謹書

蘭亭考目錄

第一卷

蘭亭

第二卷

睿賞

第三卷

紀原

第四卷

永字八法

第五卷

臨摹

第六卷

審定上

第七卷

審定下

第八卷

推評

第九卷

法習

第十卷

詠贊

第十一卷

傳刻

第十二卷

釋禊

末卷

羣公帖跋

蘭亭考卷一

宋 桑世昌集

蘭亭

按通典曰、蘭亭山陰漢舊縣亭、王羲之曲水序於此作、唐郡國志曰、山陰有王逸少蘭亭、元和郡國志曰、蘭亭山在越州西南二十里、十道志曰、越州蘭亭、王逸少會處、越絕書、蘭亭在山陰越王種蘭處、三朝國史曰、越州山陰有蘭渚、鑑湖、會稽志曰、蘭渚在縣南西二十五里、舊經云、山陰縣西有亭、王右軍所置、曲水賦詩作序於此、水經曰、浙江東與蘭谿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石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勗封蘭亭侯、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馬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於山椒、極高盡眺、亭宇雖壞、基陛尙存。

蘭亭脩禊序

晉人謂之臨可序、唐人稱蘭亭詩序、或言蘭亭記、歐公云、脩禊序、蔡君謨云、曲水序、東坡云、蘭亭文、山谷云、禊飲序、通古今雅俗所稱、俱云蘭亭、至高宗皇帝所御宸翰、題曰禊帖、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領、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

快?

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詩

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

代謝鱗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彼舞雩。異世同流。乃攜齊契。散懷一丘。仰眺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朗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靡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
御府本及陸柬之本、作隣、又作新、篇首又多二句、

司徒謝安

一云琅琊王友

伊昔先子。有懷春遊。契茲言執。寄傲林丘。森森連嶺。茫茫原疇。迴霄垂霧。凝泉散流。相與欣嘉節。率爾同褰裳。薄雲羅物景。微風扇輕航。醇醪陶元府。兀若游羲唐。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

司徒左西屬謝萬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蘿翳岫。脩竹冠岑。谷流清響。條鼓鳴音。元萼吐潤。飛霧成陰。

元冥卷陰旆、勾芒舒陽旌。靈液披九區、光風扇鮮榮。碧林輝雜英、紅葩擢新莖。翔禽撫汗遠、騰鱗躍清泠。

左司馬孫綽

春詠登臺、亦有臨流懷。彼伐木、肅此良儔。脩竹陰沼、旋瀨榮丘。穿池激湍、連汎觴舟。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臯。嬰羽吟脩竹、游鱗戲瀾濤。攜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

行參軍徐豐之

俯揮素波、仰掇芳蘭。尙想嘉客、希風永歎。清響擬絲竹、班荆對綺疏。零觴飛曲津、歡然朱顏舒。

前餘姚令孫統

茫茫大造、萬化齊軌。罔悟元同、競異標旨。平勃運謀、黃綺隱几。凡我仰希、期山期水。地主觀山水、仰尋幽人蹤。迴沼激中逵、疎竹閒脩桐。因流轉輕觴、冷風飄落松。時禽吟長澗、萬籟吹連峯。

王凝之

莊浪濠津、巢步穎睂。冥心真寄、千載同歸。網緼柔風扇、熙怡和氣淳。駕言興時游、逍遙映通津。

王宿之

在昔暇日、味存林領。今我斯遊、神怡心靜。

嘉會欣時游、豁爾暢心神、吟詠曲水瀨。淥波轉素鱗、

王彬之

丹崖竦立、葩藻映林、淥水揚波、載浮載沈、

鮮葩映林薄、游鱗戲清渠、臨川欣投釣、得意豈在魚、

王徽之

散懷山水、蕭然忘羈、秀薄粲穎、疎松籠涯、游羽扇霄、鱗躍清池、歸目寄歎、心冥二奇、
先師有冥藏、安用羈世羅、未若保沖真、齊契箕山阿、

陳郡袁嶠之

人亦有言、意得則懽、嘉賓既臻、相與游盤、微音迭詠、馥焉若蘭、苟齊一致、遐想揭竿、
四眺華林茂、俯仰清川煥、一作渙激泉流芳醪、豁爾累心散、遐想逸民軌、遺音良可翫、古人詠舞雩、今也同
斯歎、

已上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詩一首、

散騎常侍郗曇

溫風起東谷、和氣振柔條、端坐興遠想、薄言游近郊、

前參軍王豐之

肆眚巖岫、臨泉濯趾、感興魚鳥、安茲幽峙。

前上虞令華茂

林榮其鬱、浪激其隈、汎汎輕觴、載興載懷。

潁川庾友

馳心域表、寥寥遠邁、理感則一、冥然元會。

鎮軍司馬虞說

神散宇宙內、形浪濠梁津、寄暢須臾歡、尙想味古人。

郡功曹魏滂

三春陶和氣、萬物齊一歡、明后欣時康、駕言映清瀾、亶亶德音暢、蕭蕭遺世難、望巖愧脫屣、臨川謝揭竿。

郡五官佐謝懌

一作釋

縱暢任所適、回波縈游鱗、千載同一朝、沐浴陶清塵。

潁川庾蘊

仰懷虛舟說、俯歎世上賓、朝榮雖云樂、夕斃理自因。

前中軍參軍孫嗣

望巖懷逸許、臨流想奇莊、誰云元風絕、千載挹遺芳。

行參軍曹茂之

時來誰不懷、寄散山林閒、尙想方外賓、超超有餘閒、

徐州西平曹華

漫錄云
曹華平

願與達人游、解結邀濠梁、狂吟任所適、浪游無何鄉、

榮楊桓偉

主人雖無懷、應物寄有尙、宣尼邀沂津、蕭然心神王、數子各言志、曾生發奇唱、今我歎斯游、愜情亦暫暢、

王元之

松竹挺巖崖、幽澗激清流、蕭散肆情志、酣暢豁滯憂、

王蘊之

散豁情志暢、塵纓忽以捐、仰詠挹遺芳、怡神味重元、

王渙之

去來悠悠子、被褐良足欽、超迹脩一作趁獨往、元契齊古今、

已上一十五人一篇成

侍郎謝瑰

鎮國大將軍掾卞迪

行參軍事印丘髦

王獻之

行將軍、羊模

參軍、劉密

府功曹、勞夷

前長岑令、華耆

府主簿、任儼一作汪

任城、呂本

參軍、孔熾

山陰令、虞谷

府主簿、后綿一作澤

前餘姚令、謝滕

任城、呂系

彭城、曹禮一作禮、晉列傳有李充、天章碑則無之

已上一十六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

脩禊之會、人各賦詩。成兩篇者、自右軍安石而下幾十一人。今觀所傳詩、類皆四言五言。而又兩韻者爾。四韻者無幾。四言二韻、止十六字爾。當時得預者、往往皆知名士、豈獻之輩、終日不能辭於十六字哉。切意古人持重自惜、不欲率爾、恐貽久遠譏議。不如不賦之爲愈。碧溪黃徹詩話。

後序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停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閒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深增懷。聊於曖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之始、禊於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復覺鵬鷗二物哉。耀靈促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日陳矣。感詩人之致興、諒詠歌之有由。文多不載、大略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乾

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宏福寺沙門懷仁集寫。晉王右軍書。

按羣賢賦詩、刻本有二。會稽者、內避本朝諱、多代以它字。又多闕損。殊失其旨。且先後次敘、與中山王子高寫本稍異。若後序與藝文類聚所載。詳略亦多不同。姑以集字本爲正。

蘭亭考卷二

睿賞 天章異聞附

太宗皇帝

御書前人詩、不到蘭亭千日餘。嘗思墨客五雲居。曾經數處看屏障、盡是王家小草書。

仁宗皇帝

至道二年、內侍高班裴愈奏於蘭亭傍置寺、賜額天章書堂。基上建樓藏三聖御書。仁宗皇帝賜御篆寺額。按華鎮記云、山陰天章寺、卽逸少脩禊之地。有鵝墨池、引溪流相注。每朝廷有命、池墨必見。其將見、則池有浮沫、大如斗、渙散滿池。雲舒霞卷、如新研墨。下流水復清澈。皇祐中三日連發、未幾太宗眞宗仁宗三朝御書皆至。方勺泊宅編曰、蘭亭有逸少研池。朝廷每頒降、池水黑可染緇。太常卿沈紳記其事。

高宗皇帝

覽定武古本蘭亭敍、因思其人、與謝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且羲之挺拔俗邁、往之資、而登臨放懷之際、不忘憂國之心、令人遠想慨然。又歎斯文見於世者、摹刻重複、失盡古人筆意之妙。因出其本、令精意鉤壓、別付碑板、以廣後學。庶幾彷彿不墜於地也。紹興元年秋八月十四日書。